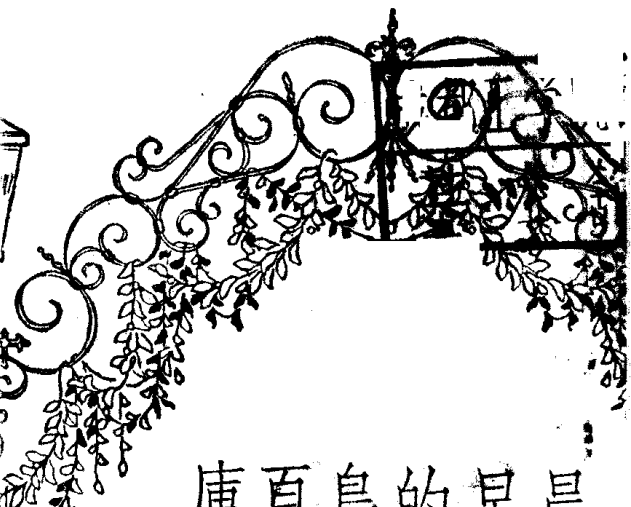


庫頁島的早晨

柴珂夫斯基著
韋 叢 燕 譯

海燕書店出版

06497 311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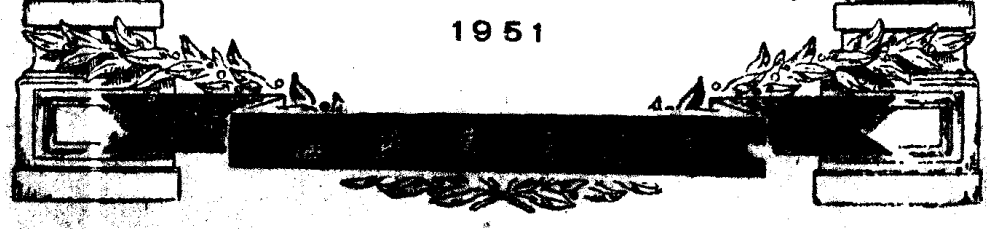


庫頁島的早晨

柴珂夫斯基著

章叢蕪譯

1951



一九五一年五月第一版 上海印 00.1—3000 冊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俗 藝 書 店

上海中央路二四號二一一室

(153) [CS 18] 18,600 元

光藝印刷廠承印

……兩面旗——

正像邊境上的兩個哨兵：

升旗遙對着降旗。

在紅旗上——

黎明的紫霞騰騰，

但在花旗上呢——

阿拉斯加昨日的暗影森森。

——S·斯米諾夫：兩面旗。

前記

寫英勇保衛被圍的列寧格勒的故事的作者亞歷山大·柴珂夫斯基 (Alexander Chakovsky) 又寫了一本書，描繪了蘇維埃人民歷史中光榮的另一頁。這部新的長篇小說是敘述南部庫頁島和千島羣島的，這些古俄羅斯土地現在又合併在蘇聯內了。這部小說以驅逐日本人開頭。蘇維埃人民來從貪婪的劫掠的日本帝國主義者所遺的廢墟上，建設城市和莊村。他們決定要在這些久受苦難的地方進行一種繁榮幸福的生活。

書中主要人物都是屬於這英勇的一代的人民，這一代在鄉間建設了社會主義的工業和集體農場的制度，這一代擔負了戰爭的重負，並打敗了德國法西斯主義。

大部分人物都參加了他們本國人民的偉大事業。年輕的共產黨員阿斯達哈夫現在變成千島羣島共產黨組織的書記，先前乃是那班戰勝北冰洋並努力發展它的人中的一位。涅珂夫和陀羅寧這兩個布爾什維克黨員都是在戰爭期間置身於國家的英勇保衛者的行列中的。現在他們都來把蘇維埃生活帶

給這個被日本侵略者劫掠破壞的地方。魯薩諾夫是一個青年，他曾在那班在遠東的荒野的原始森林中建設城市的共青團團隊中工作。他現在是省黨委會的書記，指導着庫頁島全省的復興工作。所有這班人都具有社會主義建設的豐富經驗和克服任何障礙的能力。

他們作為強大的蘇維埃國家的使者到南部庫頁島來。他們在眼前看見一幅資本主義制度的悲慘圖畫，它完全沒有資格從事建設方面的努力。到處的荒疏和零落使他們充滿了憤恨。微小的農場，小麥的歉收，應用原始設備的小手藝鋪子——在蘇維埃人民看來，這一切都好像是敘述已忘往史的古書的一頁。陀羅寧剛從軍事機關復員，來幫忙在本島的西海岸建立一個龐大的捕魚企業，他懷有在一種虛幻的陰間的廢墟上徘徊之感。

「陀羅寧覺得彷彿他不僅是在空間裏移動，而且也在時間上移動了。在他四週所見的東西和他所從那裏來的本國東西之間，有一種幾十年的懸隔呀。『我要被工作埋住了！』陀羅寧一面四下走動向日本人所留下的人民談話，一面向自己想道：『這全都必得加以改變，加以完全的改變。我們在蘇維埃國土上如何能有這般的慘象呢？』」

作者注重這件事實：這種改造本島的工作祇能由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來努力進行——由勇猛的開路人和建築者，由共產黨培養鍛鍊的人。『祇有一個集體，一個偉大的蘇維埃集體，才能够把這個如此

長久地被奴役的地方扶持起來……」這是魯薩諾夫的信心。

就是這個集體，才是柴珂夫斯基這本書的主人公——強有力的意志堅強的人們，在建設日本人破壞的地方的共同目的上聯合起來。共產黨員們——黨部書記魯薩諾夫，珂斯徒珂夫和阿斯達哈夫，以及漁場工作的中堅的三個布爾什維克黨員，陀羅寧，涅珂夫和德米垂·維塞卡珂夫——乃是這個集體的主力。圍繞着他們，集合着小說中的其他人物，一些勤勉聰明的人，充滿了對於國家的熱愛和對於創造性勞動的衝動。不倦的發明家范卓夫工程師，漁場的一位主管人員，愛慕她的出生地庫頁島的一個土著遠東人瓦洛丁娜，和新從醫學院畢業的莫斯科女子娥加·柳雪娃，都是這類的人。

困難嚇不住他們；勿寧說他們爲付託給他們的任務的浪漫性和莊嚴性所鼓舞了。「我們是開路人呀，你們和我，」陀羅寧向漁人們說道，他要同他們一起建立較大的捕魚企業的。「開路人，」他繼續說明道，「乃是那班首先出去，把頂壞的地方鋪平的人，好使那班後來的人比較痛快些，比較方便些。先前發現這些島嶼的俄羅斯人都是開路人。現在你們和我在這裏乃是蘇維埃生活的開路人呀。」

含在創造性勞動中和克服障礙的奮鬥中的浪漫故事，把它的美賦與作爲一個整體的這部小說了。不過，這可不是一個甲克·倫敦(Jack London)或是一個布列·哈提(Bret Harte)的老式浪漫故事，並不是淘金者們的浪漫故事，他們衝過阿拉斯加的冰封的荒野，瘋狂地追求速得的財富，而且他們在對

抗像他們一樣的其他貪殘傢伙的兇猛鬭爭中無數地消滅了。柴珂夫斯基的小說的主題並不是這。他的使命乃在於顯示對社會主義以前的人類社會形式的悲慘與貧窮所作的勝利的社會主義的攻勢的光榮呀。

這位蘇維埃作家表現出社會主義現實的浪漫性，社會主義前進的駭人的寬度，國家計劃的深遠和廣大，包含在發展一區或一個全國的無窮方面的浪漫性。人不再單獨的面對着自然了，他是由于困苦艱難支持着的。這位蘇維埃作家表現出，庫頁島的發展是按照一個詳細的社會主義計畫進行的。每個人物都感覺到集體的後盾，和那種強有力的政權的支持，它對於它的使者們爲他們的創造性活動所要需要的一切東西都保持着的一種不斷的供給。

柴珂夫斯基小說的浪漫性起自確認社會主義制度的不可征服的力量。社會主義從蘇維埃人民的日日工作中有力地顯明了。陀羅寧所領導的捕魚企業開始發達擴張了，鄰近的煤鑛場重行建設重行裝備了，還有一些集體農場沿着海岸崛起，並立足穩定了。

最後而並不是最少，本書的浪漫性出自描寫個人的精神上的加富。共產黨對於每一個個人有極大的要求，因爲它相信他的創造力和作大事的能力，假使他的國家需要的話。

書中人物對於他們的蘇維埃國家懷有無窮的愛心。他們曉得他們人民的歷史性的偉業的十分偉

大性，而且在他們看來，真正的幸福包含在作這些偉業的有價值的參與者裏面。就是這點迫使他們對於他們自己並對於他們的同志加以那麼高的要求。作為庫頁島省黨委會的書記，魯薩諾夫漸漸地放寬那班從大陸上派到他這裏來的人的眼光。他向他們表明他們所要作的事情的歷史性的意義，喚醒他們對於指派給他們的工作發生一種熱烈的浪漫的愛心，一種瀟灑他自己的週身的愛心。『你在你所說的話和你所感覺的情形上並不對呀，』他向陀羅寧說道，這是在陀羅寧到庫頁島不久之後，因為他看出陀羅寧對於不得不離開軍隊是何等地沮喪。『你覺得你是對黨作一種犧牲呀。但是黨並不需要你的犧牲呀。難道你不能明白這點麼？它需要你，你本人，完全地，無保留地，你的頭腦，你的意志……並不僅是你的腦殼和雙手呀。我們需要你的心腸呀，朋友——你的心腸呀！』等陀羅寧以後作捕魚企業的管理人的時候，他力求他的集體裏的人們那方面具有這種同樣態度。他不僅激勵他們解決面對他們的艱苦，他並且領導他們前進，感召他們開闢新路，並打破腐敗的習俗。

作者在表達蘇維埃現實的浪漫性，包含在建設性勞動裏的美，和蘇維埃人民的創造性勞動上是成功了。

以上是一九五〇年五月份蘇聯文學月刊關於亞歷山大·柴列夫斯基 (Alexander Chakovsky)

的曾得斯大林獎金的長篇小說庫頁島的早晨 (It Is Morning Here) 的介紹與評論。下面是九月份該刊對於本書作者的介紹。

庫頁島的早晨的作者亞歷山大·柴珂夫斯基是以關於亨利·巴比塞 (Henri Barbusse) 亨利·海涅 (Heinrich Heine) 瑪丁·安德森·勒克索 (Martin Andersen-Nexo) 和路易·米歇爾 (Louis Michel) 的一連串的論文登上文壇的。這些作家的生活中使柴珂夫斯基發生興趣的事情乃是他們對於人民的利益和他們反抗社會上的不公平的鬭爭。這位青年作家的頭幾本書證明了他的作爲一個政論家的才情和他關於文學和人生的見解的熱烈的戰士精神。

柴珂夫斯基生於一九一三年。他是在蘇維埃時代長大的，而且他像所有的蘇維埃人民一樣，極想對於社會主義建設的共同運動貢獻他的一份力量。他在一九三〇年從中學畢業的時候，便往電力廠工作，這是莫斯科最大工廠之一。他在這裏變成了一個技術工人，和這個大工廠集體的事務的一位積極參加者。

在本廠工作三年之後，柴珂夫斯基便進了經濟學院，這裏培植工業生產機關裏的專家。不過，他對於文學所久感的興趣卻繼續增加，於是柴珂夫斯基便棄經濟而就文學，變成高爾基文學院的學生了。等他

在一九三八年畢業的時候，他便往十月雜誌的編輯部去工作。

在戰爭期間，柴珂夫斯基是一個通訊員，隨着一個英勇保衛列寧的偉大城市的部隊。就是在這個時候，他開始作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寧格勒圍城記（It Happened in Leningrad），其中故事是以圍城期間及頭幾個月的戰後重建時期的城中生活為背景而展開的。這部小說乃是書中所述大事的一個參加者的經歷，其實可靠，性為他獲得了應得的讀衆的讚許。

本書的真意由人物之一用下面這句話明白表示出來了：『前進，永遠前進，爲一個偉大主張而活着。』柴珂夫斯基總是企圖處在大事的旋渦中，並直接經驗人生。他的這篇獲得斯大林獎金的長篇小說庫頁島的早晨的幕景是在蘇聯的極東端——庫頁島。本島自古便是俄羅斯的一部分，而在一九四五年戰勝日本之後，那個自一九〇五起便陷入日本殖民者手中的南部庫頁島才變成蘇維埃的。柴珂夫斯基親眼看見庫頁島解放之後所發生的生活變化。本島天然富源的破壞性的榨取算是告一結束了，而且本地工業和經濟生活，按全體講，都算被放在迅速發展的道上。

社會主義制度帶來自由與物質福利給那班新近被日本帝國主義者剝削的人民。作者自己曾參加建設本島的新生活，他的寫實派的迷人的小說描寫着這裏的最初的發育的時期。

在目前，作者立意要寫一本關於他所仍然很熟悉的那個電力廠的書。他想藉着這部新小說中的人

物描繪蘇維埃工業的進步，和他離開本廠後二十年間那班管理本廠的人。

除了寫小說而外，柴珂夫斯基還在文學院教書，他向那些將來的作家們教授文學技術。他在和平運動中也是很積極的，並寫了許多關於這個題目的文章。

本書卷首所引斯米諾夫（S. Smirnov）的一節詩，英譯本上刪去了。曾由孫肇堃先生用英文和中文給我譯釋出來，我才據以譯出的，並爲增加詩趣，而加上『騰騰』和『森森』兩個形容詞。又承許禾金先生指教幾點，均應在此誌謝。

本書書名照字面直譯本應爲『這裏是早晨了』，這是在小說結尾中的一句話，但是作爲書名，在我國讀者看來，總嫌不大顯豁，故改譯今名。

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六日叢燕記於上海。

一個人站在一座林木蔭翳的青山坡上。

他是中等身材，頭髮鬢曲美麗，在短棉襖外面披着油衣，披帽推在後面，高高的橡皮靴子上黏着魚鱗。這人凝視着大海。

這裏，靠近海岸，防浪堤凸出水面一公尺高，海是十分風平浪靜的，像黎亞然或阿里耳的鄉間什麼地方的平靜池塘樣。

在石堤外邊微微起着縐紋，像生牛皮面子樣。無聲的微浪互相重疊着，使人想起在伏爾加河或頓河的什麼地方，吹起微風的景色。

這人注意地觀察着遠方。在他觀看的時候，海水改變着顏色。它從黑色一會變成灰色，然後變成天青色。這是由於小山上面漸漸變得紅白的天空的模糊的反映。在小山那一邊，彷彿好像在燃放着火烟火似的。

太陽一會便要出來了……

一隻輪船不動的停在碇泊所裏。擠在海港裏的一些船隻也是十分靜寂的。甚至於開離海岸的汽划子在平靜的海面上也差不多沒有盪起波紋來。

在傍晚時分一陣無聲的微風會刮起來，黑暗的海水會發燐光，一羣鯀魚會成一條乳白色的寬河穿過，而且也許有一條鯀魚會從海裏突然露出它的長長的黑黑的魚身來。

漁人們會鎮靜地從事工作，沒有風會刮破魚網，絞車不會絞壞，輕微的波浪也不會阻礙發動機。

不過，這個凶暴的大海並不是永遠十分平靜的。春天會過去的，短暫的庫頁島的夏季也會轉瞬即逝——於是四週的一切都會顯出一種不同的面貌來。

土會變得又硬又脆，原始森林會顯出嬌豔的紅色，山坡會變黑了，從大陸上會吹來一種刺骨的寒風，而且大海會嚇人地咆哮起來……

那時，甚至於海港這裏，船隻會搖蕩起來，巨大的浪花會嘩嘩響咆哮着沖擊防浪堤的石工建築。那時天際再也看不見了，日出也看不見了，天空本身也看不見了——一切都消失在一種寒冷的無法透過的彌漫的陰沉裏。

然而漁人們卻仍然出發到海面上去，在深海裏拉網捕魚……

於是冬季會帶着怒號的狂風和預示凶兆的風雪來了，把大地鋪上深雪，祇有常青的森林將留下作爲夏季的紀念物。

防浪堤線會沉到海裏，狂濤巨浪會冲上海灘，它們的寒冷的浪花立刻便結冰了。四週的一切——海灘和漁人們的碼頭——都會厚厚地蒙上冰殼。

但是這並不會使漁人們洩氣。他們要同派遣員爭論，不管他的規勸和惡劣天氣的威嚇，便在衰號的墨黑的渾沌中開到海上去。

他們會遭受許多困難，許多非常的困難。

然而他們會帶着他們的捕獲物回來，卸在結冰的響亮的碼頭上，姑娘們會從漁網裏用紅紅的凍木的手指把失去知覺的魚揀出來……

但是現在卻是春天。四週一切都是安靜的。海是平靜的。停在碇泊所裏的輪船發出一聲長嘯，便慢慢向南駛去了。船浪從山坡上可以看見。

站在山上的那個人注視着輪船漸漸地變得越來越小了，直到最後祇有一個黑點在地平線上幾乎看不見了。

這人不作聲。沒有人知道他現在在思想着什麼事情。但是假使他的思想可以聽見的話，我們便要聽

見這樣的話：

我的朋友們，我親愛的蘇維埃同胞們！到我們南部庫頁島來呀……

我坦白地警告你：莫要被它的名字——南部——的符咒所欺騙。庫頁島並不是索奇，或雅爾達，或敖德薩呀。

人們說，我們這裏沒有氣候，祇有惡劣天氣。

那並不很對。庫頁島有希臘兩倍大，有丹麥一倍半大，它幾乎有好多縣，便有好多氣候。

自然，這裏可並不算「南方」。

不錯，到處長的有竹子，但是我們的冬季寒冷而且多風暴，我們的秋季和春季多雨多霧。當你從日本海或鄂霍次克海來到這裏的時候，你大概在航行中會遇見風暴的。你第一次從船的甲板上看見我們的海岸，也許爲它的險惡面目嚇住了。當你登陸的時候，你也許忽然想起了在庫頁島和中部俄羅斯之間隔有成萬公里哩。莫要讓這點使你驚駭呀，親愛的朋友們！莫要怕海——祇有小膽鬼怕海。莫要怕這地方的險惡面容——它並不是像它外表那樣惡劣呀。莫要怕遠——無論什麼地方祇要有蘇維埃政權，那個地方便是蘇維埃人的家鄉。

在這裏，在這個被日本人蹂躪的俄羅斯地方，你會建立一種新生活，一種蘇維埃生活。假使你喜歡工

作，我可以向你擔保，你會充滿了工作機會。你在庫頁島會取出成百萬噸的石油。你會運出成千列車的庫頁島煤。你會使國家食品商店裏堆滿遠東美味的魚。你會用庫頁島紙張供給我們所有的蘇維埃印刷所。或者這並不使你滿足吧？但是我還沒有十分列舉一切東西哩……

你可以生產水果，這裏先前還沒有人看見過。你會使我們的土地生產穀物。你會在這裏採泥炭，水銀，和銅。你會使我們的島變成快樂島。

即使沒經開發的大山，處女森林，沒開採的地球內部，和凶暴的大海，在你裏面喚起創造性的探險精神，使你的心跳得更快——那麼你便到我們這裏，到我們這裏來吧！

你會看見鯨魚，巨蟹，鱈魚，成噸的水壓成形的扁魚，海獅，還有好多東西你一生中所從來沒有看見過的……

在曙色初露的時候，你駛往海上去，你會欣賞從玫瑰色的水上浮起的初升太陽，回來帶着驚人的一批捕得的銀白色的顫動着的魚，高高的堆在船上。

你將在查勘探險的旅行中在原始的常青的森林裏劈路前進，你將深入竹叢，開闢大山……你將建立蘇維埃新城市！

在你後面和在你前面將展佈着世上波濤洶湧的大海。你將看見千島羣島——一千五百公里長